



1 4  
1555  
49





第七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明



第七集

知不足齋

林氏取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44  
號 1555  
卷 49

是無幾月開韻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七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七集

三 宋解義疏 十卷

離騷草木疏 四卷

游宦紀聞 十卷

目錄 第七集

知不足齋叢書



論語集解義疏

卷之	第	一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二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三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四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五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六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七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八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九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卷之	第	十	章	論語	集解	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序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喬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敘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



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旣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昭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

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爲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倚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



論語集解敘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

劉向者辟彊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

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其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

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

傳之

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



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  
 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  
 亦多於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魯論也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以教授之此三人傳齊論亦故有魯論有齊論  
 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魯恭王時嘗  
 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漢景帝之子  
 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餘封魯故  
 其官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齊論有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既有三論文皆不同  
 問王二日知道是古論亦無此二篇齊非唯長  
 多魯論二篇也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無此問二知道二篇也

論語義疏敘

梁 皇 侃 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其  
 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  
 不一或負展御眾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  
 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顏周生魯長  
 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  
 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  
 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



言言義正  
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壤  
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  
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  
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  
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旣方  
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  
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  
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  
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

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  
誥相紛紜義旣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  
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  
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  
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  
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  
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  
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  
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



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

窮依字則證事立

音則據理爲義義文

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



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一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

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日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  
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  
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  
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  
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  
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  
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  
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大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元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大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

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畱周壤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琨字季瑛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八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

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義疏敘

論語義疏敘



中書令蘭世 晉字宜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繹肇字永

晉黃門郎顧川郭象字子元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心明

晉江東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

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



藝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中書令范甯字武子

六書合瑯琊王琰字季琰

心三家為江...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

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

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也然

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

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二人

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

一篇論語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

題為一有兩子張論語一篇又一篇是子張口上見危致命為

政為一篇故凡論凡二十一篇論語古論既分長一

中有兩子張篇也論語又不同魯故云不與

齊魯論論語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之號曰張侯論論語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

名之曰張為世所貴論語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

重於張苞氏周氏章句出焉論語苞氏苞咸也周氏

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古論唯博士

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論語八



孔安國為之訓說一人注也唯孔安國而世不

傳世人不傳孔注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為之訓說漢有馬氏亦注漢末大司農鄭元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鄭康成又就

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

生烈皆為之義說此三人其魏人也亦前世傳

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自張侯之前乃

而不為中間為之訓解相傳師受不同至于今多矣孔周馬之

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注說也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

**疏**既注者多聞故得失互不同也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

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有不

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

安者頗為改易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

名曰論語集解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光祿太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頌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

也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



論語集解敘終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附存日本元文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彝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  
 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厯厯乎存於今中華後世所  
 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讎校七經孟子而  
 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為多矣而又伯修  
 所為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即亦中華後世蓋無傳焉  
 據為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  
 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  
 而援證精博為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



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覩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况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覩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因此視之中華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

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尙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間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旣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竝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旣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



獨海以外行既宏矣即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  
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  
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為之序寬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喬

論語集義疏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疏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  
篇別日中間講說多分為科段

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  
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  
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  
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  
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  
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馬融日子者男子通



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註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

之也註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指於孔子

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

以下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

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

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

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

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

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

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

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

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

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

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

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

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

先王之道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

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

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為

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



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八故王制云春夏學詩  
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  
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八也秋  
冬是陰陰體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則為難八也  
重濁之業亦易八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年  
中二時而所學竝日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  
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  
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  
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  
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  
廢是日知其所謂也言無忘其所學也為可欣故  
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明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明同  
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其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  
有也其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  
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  
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  
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  
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為欣遠至  
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明至既樂友  
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  
是灌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  
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  
抱故心多日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  
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日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  
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  
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  
者也人謂凡人也愠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  
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為己已學得先王之道含章  
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不怒此是君子之德也  
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  
一通云君子易事不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  
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



也為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憚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元注司徒云同師為朋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註愠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有子曰。○其孝悌者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注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合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三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



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  
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  
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  
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職  
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閒然如為煩  
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  
云夫孝者不好犯上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  
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  
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理故云  
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  
也慕也木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  
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  
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  
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為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  
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惟愛  
及物為仁也○註本甚至成也○以孝為基故諸

衆德悉為  
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

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  
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  
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  
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  
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  
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  
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  
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  
王肅曰巧言無  
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曾子曰至

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會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

也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為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

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

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信乎云傳

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

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

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

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

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

字子輿。註言凡至之乎。得無猶無得也素猶

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

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

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司

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

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



事而信註苞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也節用而愛人註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  
 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苞氏曰作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註子曰至以時○此  
 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千乘尚武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  
 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  
 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  
 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  
 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  
 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  
 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  
 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  
 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

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  
 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  
 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  
 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  
 步六尺也云步百為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為一  
 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  
 也云畝百為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  
 畝百為夫則是一夫也夫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  
 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瘠及其  
 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之分上  
 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今  
 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  
 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  
 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  
 故合三夫目為屋也云屋三為井者向屋廣一里  
 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  
 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  
 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長沮桀



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  
尺耕伐地為溜通水流水畝然因名曰畝也  
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九夫為  
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  
字故鄭元曰似井字故謂為井也遂取其水始遂  
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  
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云井十為通者此十井之  
地茲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  
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為  
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為城者兵賦法一乘成  
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  
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  
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  
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  
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  
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

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  
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  
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  
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  
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  
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  
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  
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南西兩角猶餘方一里者  
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三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三十六里有奇也云  
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  
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  
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  
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  
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  
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  
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  
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



中合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為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為一通，通十為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竝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為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

閨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為孝，善兄為悌，父親故云入，兄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

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子曰夏

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土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接義主不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

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

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

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鄭元

曰主親也憚難也疏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

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



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  
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結交友必令勝已勝  
已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慕勝已為友則勝已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  
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  
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  
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  
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已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  
己所以退也闕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  
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  
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已所以進德修業成  
天下之壘壘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  
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  
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云過  
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  
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  
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

人改之為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  
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  
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  
元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  
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

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

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曾子曰至厚矣○

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  
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之宗  
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  
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  
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能埋云欣新忘舊近情  
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



言言集解卷一  
豈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註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註鄭元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註鄭元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註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早逆聞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言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聞其風政爲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也亢又問言爲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子爲治而聞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



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惟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註必與聞其國政○與逆也○註鄭元曰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

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子而外必有趨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懼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冢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



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  
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  
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  
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  
不可行也。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

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亦檢心和故風化乃美  
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  
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言  
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  
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  
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

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  
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  
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用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  
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  
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  
行也。此解知和而不知禮為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

於禮遠耻辱也註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耻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  
敬也。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



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  
乃可復驗也若為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  
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  
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  
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  
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  
當於禮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  
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  
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  
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  
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  
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  
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若能親所親則是重  
為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  
得為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  
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  
註苞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

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  
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  
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  
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為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元曰學者之志

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

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子曰至已矣。云

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  
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  
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  
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為之事也敏疾也事所  
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  
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



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  
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  
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  
之事竝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

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註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

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

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

磋琢磨者也註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

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

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

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

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

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

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為可然而不及

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

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又舉富

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具可嘉而未如恭

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



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  
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  
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  
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  
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  
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  
以訟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  
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  
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  
而知來者也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  
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  
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  
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  
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為  
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  
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  
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慙仲尼欲戒以禮中子  
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為喻也○註鄭元曰至苦

也。顏  
愿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

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

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

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

教興乎此矣

論語為政第二○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

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

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

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鄭

公西赤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鄭公西赤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元日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註**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

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

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

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

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

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

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

其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

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

**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

也**註**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

也**註**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

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

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

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

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

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政

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

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

所思邪邪夫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

**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

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

**註**子曰至且格。此章證為政以

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

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

論語卷之六

六



制也故郭象云政者上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  
以刑者齊謂齊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  
者與法以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  
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  
知避恥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  
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  
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  
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  
德者此即與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  
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禮齊整  
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齊之以禮者既導  
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  
情有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  
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  
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  
政以制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則巧以  
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

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  
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  
也。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即是法制  
也。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有所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

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  
鄭元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者。註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  
而志於學者志者存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  
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歲慮堅明故始此



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年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己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何理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

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則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矩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心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孟懿子問孝。註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訖鄭元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至以禮。云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魯大夫也問

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

樊遲孔子弟子也須也字子遲御車也謂樊遲

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告云云者孟孫即懿子也

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

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

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

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

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向樊遲釋無違旨也

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為答也

此三事為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

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子

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

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

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

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

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論也。云魯大

夫仲孫何忘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忘是其名也然

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皆自釋

也云懿諡也者諡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白行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註馬融曰武伯

懿子之子仲孫盩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孟武伯問至之憂

孟武伯問孝

論語集注卷一



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於人子也言  
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  
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謂尊尊音憂耳唯  
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

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論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  
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

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  
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  
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人能為  
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  
敬者故云豕畜之也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  
乎者言犬馬者不能養人但不知為耳人若但  
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別也註苞氏  
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  
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  
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  
於犬馬也云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  
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  
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  
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者及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  
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註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

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註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

註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照勞先食汝謂此為孝

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註

問至孝乎云子曰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云

曰色難者答也色難者亦問行孝法也云云

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為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

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

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

易而非孝子之事也註役使之事也第丁謂

為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中

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勞苦也云有酒

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

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

會是以為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為人子弟先勞後

食此乃是人子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

為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

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入問孝

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宏教也

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答之子

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

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

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

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

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註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然禮唯呼師為先生謂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

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

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

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

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

為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

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

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

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

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

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

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

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眾講說見回不問如似

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

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埋云察退

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

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

註孔安國曰至者也○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

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

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

安有所匿其情也疏子曰至廋哉○此章明觀知



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付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付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

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子曰至師矣此章明為師之難也溫溫尋也

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

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以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為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註溫尋也溫是尋繹之義亦尋繹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

無所不施也子曰君子不器也此章明君子之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

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至從之



問施何德而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其言則所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行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措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合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也小人比而不周論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茲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

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為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論子曰至則殆。此章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



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論**子曰攻乎異端

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占人謂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其經也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

由字子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是知也

**論**子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

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

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

文章乎云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者汝若心

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

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無知之人日若實知而

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

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

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

有知之

人也

子張學干祿**註**鄭元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

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



猶慎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

**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元曰言行如此

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註**子張學至中矣云子

張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

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

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

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

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

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

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始者殆危也言人

若眼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

其餘者其餘謂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

殆者而所餘不錄亦何必並其中其理故又宜慎

行之也云則寡尤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

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

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

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

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

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註**鄭元

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

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註**苞氏曰錯置也

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

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

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若哀公

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後為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

當時人非弟子所記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

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

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

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

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

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

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孫云哀公當

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

好耳月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

也此問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

季孫肥也康諡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

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

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

不能者則民勸也註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

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

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

何云子曰云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

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

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云孝

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

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

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為居位

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註苞氏曰孝于惟

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

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論或謂至為政。

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言也引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

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

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

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

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註苞氏曰至同耳云孝于云云

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

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

道即與為政同更何所別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

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註苞氏曰大車牛車觀者轅端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謂馬車也軌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

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為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軌軌以得行也。若車無軌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彥升曰車待軌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謂他才伎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軌者轅端橫木以縛扼者也。端頭也。古作牛車。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扼與今異也。即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馬牽車扼猶如此也。云小車謂馬車也。者馬

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軌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駐於橫名此曲者為軌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扼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扼軌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為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元曰。軌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乎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可曰以化又云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  
 皆謂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  
 之始萬物始芽而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  
 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  
 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正道但改日月  
 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者尊於月不言正日月  
 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  
 實地交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  
 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  
 舊問云夏用建寅為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  
 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  
 遠望則黑入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  
 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正是三子為上  
 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之時相統  
 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統  
 正也伏羲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  
 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人統

帝嚳為地統帝堯是為嚳子亦為地統帝舜為天  
 統夏為人統殷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承若連  
 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  
 成是故從人為始也而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三  
 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為正者于是萬  
 物不齊莫適所統也○註馬融曰至知也○云物  
 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  
 也云勢數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  
 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  
 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  
 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  
 此而推故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元曰人神曰鬼非其  
 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註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疏



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欲非禮人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為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為之事而不為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八佾第三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

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

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

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

舞之故孔子譏之也謂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

遙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華僭

濫季氏是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季氏也云

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

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

每八人為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

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

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

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也者猶

此也此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

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

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

。註馬融曰至譏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

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

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

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

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傳及何注

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三十三人大夫四四四

十六人士十二人四人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

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

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

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註三家至之堂云

又譏其失也三家卽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

濫故此并言之也季氏爲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

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

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于時三家

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

云子曰云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

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

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

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

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

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

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

詩也或通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

僭魯也註馬融曰至者也云三家者謂仲孫

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

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



氏並是桓公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  
 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己家  
 是庶不敵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  
 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  
 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  
 肅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  
 又自穆穆是禮是事竟所以宜徽故歌之以樂神  
 也。註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  
 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  
 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  
 臣家臣謂家相邑宰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  
 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

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子曰至樂何。此章亦為季氏

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柰此禮樂  
 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  
 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  
 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也。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

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  
 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  
 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  
 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  
 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註苞氏曰至戚也。就注意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苞氏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註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賤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口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

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

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

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

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註季氏旅至放乎

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亦借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會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於此非禮之配也乎若遂欲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欲埋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知林放乎云註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

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

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註子曰至君子。此章

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恒謙卑自收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上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上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上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上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詩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己勝為能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不養彼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讓臂屬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也。算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為矜貴今射

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收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變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之謂益明矣范  
實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

素**註**鄭元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

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

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如可與言詩已矣**註**也氏曰予我也孔

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其言詩已矣**註**子夏

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

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吝故衛

人閱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

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

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

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開五采使成文章也言

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

白分開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

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

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

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陰映然後必用

白色以分開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

曰禮後乎者子夏問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

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者

起發也子我我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

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



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不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祭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繪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句逸也者素以為絢之文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

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元曰

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

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

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

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婁公於杞當于周末

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

君昏闇不足與其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

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

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

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

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其成之

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

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

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



吾豈不與成之乎哉  
云足則吾能敬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

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欲觀之矣註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

周禮四時祭名春日祠夏日禘秋日嘗冬日蒸又

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大祭一名禘一名祫

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見說且依注概而談也

謂為禘者謂也謂審諸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

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

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諸昭穆而

後其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人太祖廟

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

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繼次

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

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祫云祫

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祫之禮為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

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

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

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大祖廟堂也

云灌者云云者鬱鬯者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

種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道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璋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鬯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信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信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為君則信為臣事閔而信立為君信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信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信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信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夷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

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

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非禘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于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者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

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註祭如至不祭。

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所好樂嗜欲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

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註王孫賈問至禱也

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與內也謂室中西南角

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屬屬內隱與無事恒尊者

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

執政為一國之要能為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

外而實要為眾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與

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與雖

尊而無事也前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

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

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

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

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

為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

祈禱眾邪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云王

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是時仕衛為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

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

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復

釋樂肇曰與尊而無事寵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

雖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

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

尊無二言當事

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

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註子曰至



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註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仕魯助祭故得人問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鄰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徧議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鄰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

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日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註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為棚而用獸皮也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注皮也然射之為禮乃須



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然  
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  
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  
之云射不必在士皮也云為力不同科者為力  
力役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為科  
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機使之無復強  
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  
者射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  
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云射五物之法以證之  
射有五善者引馬禮也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  
也云一曰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  
志和則身體和謂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  
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  
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  
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  
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合雅頌者射時有歌  
合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

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之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  
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  
與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  
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二侯者侯即射  
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  
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侯以  
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皮各為一  
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  
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獸天子射  
猛虎諸侯射熊海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  
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元曰牲生日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



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

也羊亡禮遂廢也註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

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

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大廟告於人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

天子用牛諸侯用羊子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

空有其羊故使除其羊也饒者腥羊也腥牲曰

饒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

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

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欲去羊者君雖

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議嘗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

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

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註鄭元曰至羊也。云

牲生日饒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

熟曰饒脾曰饒生日牽而繫今云牲生日饒者當

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脾送故賜愛之也

云禮人君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

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

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則帝事人

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者文公是信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

不視告於朔也始文公經宣成襄昭定哀公時子

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為朔者

又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註子曰至諂也。當

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其

諂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其

諂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其

諂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國孔安國曰定公魯

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志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至以忠。定

父也亦失禮而臣不忠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

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也孔子對曰君者孔

子答曰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尊從風故君能

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

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國孔安國曰樂而不

至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子曰至不傷。法

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

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

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

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

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

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

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

哀而不傷也註孔安國曰至和也。鄭元曰樂

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

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

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苞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哀公問至不答。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鄭論本云問主我孔子弟子姓宰名子宇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稱人而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

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問之者孔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安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此說則為可咎責今汝好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子與何誅之類也

註孔安國曰至栗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柏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鄠鄠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



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也。先信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注苞氏曰至也。解也。依注亦得為向解也。注苞氏曰至也。亦得為向解也。注苞氏曰至也。此注亦得為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豐成矣。遂事不諫而哀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慶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并譏宰我無合後日復行之旨。然成遂往及說諫答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

乎。注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注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注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為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元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



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姑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管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

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日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

管仲器小儉謂管仲儉故問云儉乎云曰管氏云云者孔子又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

仲娶三國女為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為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

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為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為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

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媿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為正妻二人姪娣從為妾也管仲是齊

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為一官若大夫則不

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

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為故云焉得儉也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問孔

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猶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者又答或人云管仲不

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

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為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為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

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月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

亦樹塞門云邦君為云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其於廟飲燕有反姑之禮姑者築

土為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姑上故謂此堆為



反址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為之故云亦有反  
址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  
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為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  
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為仁及匡齊不用兵庫而今  
謂為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國是故雖  
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驩霸王之業  
管仲成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  
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  
方恢仁大勲宏振風義遠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  
千載寧誇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  
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合圖唯大德乃堪  
之季末奢淫愈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  
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為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  
。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勝與夫人與大國宜  
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  
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  
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不并是不儉  
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元曰至址上

。云反址反爵之址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  
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  
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閒堂無西東壁其柱盈  
盈而立故謂柱為楹東柱為東楹西柱為西楹西  
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為兩楹閒也云人君  
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為鄣  
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  
也云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  
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酌  
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挾故云  
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址  
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

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

註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和諧也。嘒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

矣。註繹之以純如。嘒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

於三者也。師語至成矣。云子語云云者。魯大

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

彼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

是所謂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

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繹也。言正樂始

奏翕習以後又舒繹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

不離析散逸也。云嘒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其

音節又明亮皎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繹也。言

聲相尋繹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

是正聲一成也。註繹之至

三者也。三者純嘒繹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元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

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

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也。註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

也。註儀封人守衛邑之塚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

人為封人也。時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

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

見也。云云者。此封人請



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  
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  
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  
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  
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口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  
二三子即見向為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  
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  
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乎必不亡失也云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  
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  
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亂必應復興與之所  
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大  
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以宣  
命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  
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  
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  
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

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  
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註孔安國曰  
至下也○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  
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  
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  
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

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

未盡善也疏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

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  
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



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于戈故樂名武也天下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註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註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寬以得眾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乖禮故

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論語**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註鄭元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

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元曰求

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論語子曰至

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遂遂中五家為鄰五



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  
仁者博施濟衆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  
以爲美也里仁既爲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  
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  
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  
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  
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註鄭元曰  
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  
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爲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  
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

也註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  
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  
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  
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  
人久處富貴必爲驕盜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  
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  
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  
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  
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  
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註王  
肅曰至之也○知仁爲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  
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  
審人之好惡也註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  
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



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註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

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

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

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

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

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註子曰至於是。○云富

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他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人之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之所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為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為人所欺陵貧則身困



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  
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  
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  
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  
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  
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  
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  
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  
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  
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  
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  
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  
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時  
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已分  
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顏愿安貧不更他方

橫求也○註顛沛僵仆也○僵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仁者不加非義於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  
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  
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子曰至見也云我

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觀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為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為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

是以為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而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孔安國曰至優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調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欺不可調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



也○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共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

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為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

至議也。若欲志於無志之人故不足由○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其共行仁義也○亦云入貴形骸之內者○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

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

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論子曰至懷惠者

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論之事論云小人懷

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論上論不期利害是以

安之不能遷也論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

也上之不能下如風靡草若論凡論君子者德足軌

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論凡論君子者德足軌

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論凡論君子者德足軌

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樂論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

大論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

士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

例也論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則也論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守法

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

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

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幸三者刑極則生叛

也論註孔安國曰重遷也論重猶難

也論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論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

行之者也多怨論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論子曰

怨論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

行者也論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

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論何有者言不難也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



能用禮也。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昏闇之君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子

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

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入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註：子曰：至己矣。云

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言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諱問也。云子出者，當且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荅竟後，而孔子出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諱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荅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



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也。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也。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註：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儆與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願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  
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註：子曰：至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上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顏

徵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己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  
至百則已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  
難健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為義義在  
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  
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  
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  
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而為可疑售通云君親  
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  
母幾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元曰台  
幾微諫也是知前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大甚  
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後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  
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  
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  
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  
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  
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

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  
其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  
恒為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知孔子答陳司敗  
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  
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憲言父之  
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  
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  
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  
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者事同是其俱如  
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  
者師活明德無可隱  
無可隱以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鄭元曰方猶常

也子日至有方。方常也。禮云為八子之禮  
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元曰孝子  
在喪哀感惡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釋子  
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  
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為定故為人子  
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  
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  
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  
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懼也註孔安國曰至  
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  
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子以喜見

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  
也養則致其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  
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  
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  
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  
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喜於康豫懼於失和  
孝子少  
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  
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  
也釋子曰不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  
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  
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鮮子曰至鮮矣。

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註子曰至於行。訥遲鈍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鄰是以不孤也註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

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

也。○於前  
解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

數謂速數之數也註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

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以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註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